



羅鄂州小集卷三

序

爾雅翼後序

歙程哲聖跋輯錄

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
 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
 鹿豕為群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
 倫使同類相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園首方
 趾自別為民乃佃乃漁乃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
 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為蓄猛虺服循異物著
 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

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敝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歛竹聽鳳為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掇其芬芳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為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歿鼠儻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鱣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

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魚罟為荃六駁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林阜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

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古今長者錄序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寬等傳略為解其指意歸輒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更險易雖或加己以橫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趣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毀譽之

無定說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己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曖昧者則亦悠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穉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耳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穉之所能蓋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為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為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

魏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為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于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訊者為資益撫取前世所為若此者總之為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如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人所稱歎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為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

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于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願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道且非願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送章德昂之於潛序

章德昂之官於潛常所往來者相與送以詩願輯而讀之曰美哉夫章子早以文藝搢行自植立以起其家以吾州號多士率二百貢一人章子比再貢連為第一禮

部合天下論俊在十九人之列得官畿縣去家財百里
間一歲奉其父母往官為其名譽婁施於人其祿廩速
及其親其器業能大其官是可詩已雖然願將有以為
贈夫中都百司萃天下之才執政者或不能盡悉大率
溫裕粹美者於進宜士之求速化者因以此相尚類謙
默自約敕而為好言於下流而至於府縣之吏至或放
之甚可憫也子其戒之子之職以消去賦籍為稱異時
居此者以其事淺近或不屑一遇貪暴吏將復按其籍
而索之使民有連歲再輸者甚可傷也子其勉之且子
獨無以處我乎

張仲思字序

願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
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為非進學
者之事請易於願字之曰仲思且為之言曰天下之理
無有縣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
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
步之外患夫勞且遠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十六號
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於其轡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
取病者長短裒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倨然以
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
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
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縣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

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必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為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各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早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為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寤者也巧便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沉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之覺也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

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願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記

程儀同廟記

壯士之出身用武以立功顯名於時者世常有之然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少矣中古以來相矜以權利有鬻臂而去其親為間而焚其孥臨陳而欺其友苟取一切不顧所厚其威則伸於敵矣而不見信於族黨其位則列於朝矣而不見譽於州里激激人主之前矜視同列

四乃廿四
得志富貴矣而不可以見故鄉之父老先世之丘墓往往隨宦留止不能復還使其子孫為羈人於四方數世之後燕秦楚越矣而況能使其鄉百世思之者哉若吾州程公則不然公諱靈洗始梁侯景之亂公以布衣起義奉太守蕭隱以捍州里元帝因命以都事以故此邦之人得免於亂陳高祖名弼既著公晚而後屈猶及為佐命上將當時論其功烈已定配高祖之廟而鄉人追思其義亦相與祠之不忘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黃墩者墓與宅在焉宅既匯為湖其清可鑒時有巨魚出游漁者莫敢取相傳天氣清晏徃注見宮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為壇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應比近

祈報常有八十餘社於是有方氏者以為古之祭用壇降及後世肖象以棲神設牀以安象非棟宇無以拒芻風仰雨之入故自郊社之外古百辟卿士在今者例皆廟事矧神出三代後乃獨用古之壇無益於實若廟而嚴之庶於時為稱乃以某年月為屋若干楹嗚呼吾乃今知有功烈者之不忘也古之見祭於人者當時則祀過則舍之梁陳氏之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恩之及我者耳與目不接矣不接則宜懈以廢然益相與崇奉以壇為未足昉於此乎立廟是非其道有可懷者乎由此觀之雖百世可也於是方氏之進士曰必東因願所善張師顏以請乃為之詩曰

士生立朝終始于鄉一有可稱沒而不忘有用其力勤於衛上鍾銘魏氏以從大享有厚其黨而薄其躬燕齊相率社彼樂公赳赳儀同義烈兩出節捍父邦功書帝室於穆陳廟龍姿日容冠劍侑傍儼如在宮其在于鄉壇壝是飾羔豚毋薄亦人之力偉哉如公神明之特優游祀典進退血食載祀六百物有廢興慨思昔賢廟食是矜古今異時器非豆登虛設壇陞榛莽易陵隨時稱物亦神所馮乃作新廟邦人所瞻物久則替我久益巖坎其擊鼓黃宰之下牲升于堂樂坐于廡以齊以宿以拜以俯我公比鄰公我父母追惟平生勿忘吾土時節請帝以相風雨配食一代有汙暨隆不如鄉之人與其

始終始吾莫原終則未已銘詩于石維廟之始

淳安縣社壇記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者至深遠矣蓋自去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杯噐又皆商周之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牘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

諸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植穀之能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齋宿登降薦徹者有為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為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為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弊揀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於是有罪戮於是此如家人父子之出入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內非以是為希闊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

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上易為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於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痛表裏之異則散于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為不貳也後世與民相接者至簡矣惟其治財聽訟施于官府者然後以為政初非散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譟而醉飽惟其習儀歲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為禮雞鳴而行事未明而瘞若是者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所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況

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採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於社與稷者甚略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并至今者賴其力為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尤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暄來為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州縣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即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雨雷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為屋者三以待事築牆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

中戊既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為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飾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以為迂遠于事情況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為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為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為推攷古者社稷之誼以今之良有司為將有取乎此也

陶令祠堂記

淵明之為縣八十餘日爾然世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

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胸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生人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己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遜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掩抑覆護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飢食渴飲勞憊欲息在於有形者均所不免儻直以此指表見於外非必名教所禁而為此委曲者自吝心未遣耳易之豕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悶為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

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詔號禋禘便足欺世傾身障簾猶為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積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為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乞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埽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義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繼

四
卷
九
繼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祠之百世迹其
求邑雖指公田為酒之利然來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
之時而傳遽有種秫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
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
者祠屋象設久益弊願兄端翔為縣始新之而命願為
記兄為人無機事其仕進常委分為淵明之縣心益向
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為奉議郎名頡字
端翔云

高
小蓬萊記

江西之勝者有南安之小蓬萊為其始自城外醴水為
渠分流以入守貳之舍蓄以為池非專為觀游也池既

足於水異時通守喜事者不知其何人即池中之隱起
者為亭環以嘉木巧石使略相蔽虧望之鬱然島勢成
就因取於道家所謂三神山者而為之名歲益久或負
其石以去亭亦捐棄不治今年承議郎鄱陽胡君惜其
虧于已成為之起廢願時從旁郡以事來相從於其上
而樂之君謂我盍記之聞三神山之傳在渤海中昔之
求者患不見其氣至則山反居水下臨之則風輒引去
故嘗使人三反太息獨知其四臨大壑終古靈峙而為
長往自好者之所宅其荒忽不可得而詳也南安故秦
橫浦關諸侯之起尉佗移檄絕道以自守至漢六世呂
嘉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即關下之地是也其地於今

當庚嶺之北三十里建樓船將軍伐越以下橫浦宋興
淳化初始割於虔州使自為守遭世承平不見火盜之
警吏得以間日寓其勝槩故於秦漢故塞之地而有燕
齊海上恢詭之觀其軒牖淒潤宿雲之所出納簷宇輝
煥倒景之所浮動徒越漸車之水登降步仞之上非有
風濤險遠隔絕之助而氣象清奧塵土不雜果若乘飛
車超弱水踏靈鼈而嬉也蓋吏之患常患于失真而仙
之過過在離人不能以相通為通守者于其境內無所
不統誠并心以流化使官不過求而民安之令有休沐
上之所賜也時亦自縱於池島之間而託興于踞壻之
外有吏之治而無失真之患有仙之適而無離人之過

從容紳笏而願與游方之外者第其樂之廣狹豈必眇
然真相求於海濱之寂寞者然後為快哉君於事無不
經意到官期月首撤其聽事而新之百年朽屋化為高
明稱其為半刺史之居而餘力有及于此此其少時從
飽山程公游諳吏事喜為詩山水之樂其有以知之矣

徽州城陽院五輪藏記

佛氏之書載以五輪此役之巨麗者也以吾州人之勤
於力今歛縣南所謂城陽院者迺亦有之先是紹興中
里人余聰買其書號四大部寘院中歲益久主僧宗仁
謀所以藏之首得錢百萬於同里張應週而余實余端
誠繼之錢各五十萬又別累積凡為緡以三萬計一年

而藏室具又二年當乾道之九年而輪畢成凡其書亦
隨具斯亦難矣夫五天竺蓋聯綴木葉右行而記之以
為文字及其寫以黃紙標以赤軸函貯而尊閣之者皆
華人之為也然而未有輪也傅氏鑄銅以為式其植若
箸橫為梁而中貫之列七佛為觸之以指則轉而不窮
是輪而已矣其後因之為大輪八觚上象鈞天帝居下
為昆侖海水倣百物以為飾猶不盡其巧則又分而為
五當其無事不震不動大小樅然芬烟既作有聲軒然
起於地中則有軋軋者群起而和中聽未及審而所觀
變於前恍然如入雷電之室隱鱗揮霍而莫知所為如
五山之宮殿爰喋無所著而隨物播徙如充庭之輅禮

畢而出鑾鳴轂動相切而爭馳其上則為鳳為猊為天
人為龍蛇巨雀之神為旌蓋為網鐸為金為碧為火與
日為草木華實散放五八四十面之中更見迭出而不
相蔽虧使玩常習故者眎之震眩心目而不知其外曠
宇天高地下八方奠位自若也彼相進以伎者一至於
此夫孰求其初要而言之此其意亦有所表又以人之
情悅於巨麗得佐其說以行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莊周
偉之以終天下之道術東方生正書至用三千牘公車
令兩人共持僅能勝之人主忻然讀之二月迺盡皆以
言博而役巨傳之至今今是書踰五千卷藏之者又如
此獨不為偉乎宗仁御衆以律能使其徒皆樂事勸功

而智海光堅忍至以醫道走四方用佐費所以能鼓舞
 斯人而與之為其難者歟淳熙二年四月十五州人羅
 願記人共計對給報之人主神然齋之二民而盡皆以
 對之心然天下之直而東方主五書至用三千餘公車
 計神然司職其德以神意乎多其書五車其風
 羅鄂州小集卷三而言之地其意亦有所表又以此之
 字天高此下八古真也自若也其味雖以卦香一至亦
 味滿陳封法常皆好茶酒之樂酒以目而不味其水飲
 自然草木華實增於人四十面之中其具出而不
 人皆皆自為之醉然其蓋為難難於金其家其為樂
 羅鄂州小集卷三而言之地其意亦有所表又以此之

羅鄂州小集卷四

行錄

劉豐國行錄

欽程哲聖跋輯錄

故豐國劉君諱滌字全因其先自廬陵遷素之新喻開
 寶中式隨李氏歸京師歷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
 贈太保生立德祕書監贈太尉仍世見國史生斲官太
 中大夫歷守淮揚池睦温始居揚州生武賢為承議郎
 知盱眙縣生君子滌之全椒因以命之君早歲温雅盱
 眙府君使主客客皆悅君弟淦不娶建炎南渡與母兄
 謀散處避難三兄各欲將母以行母李夫人笑曰我隨

安兒牛兒隨我安兒者君小字牛兒淦也自此與淦扶
持轉徙昇洪吉虔間者九年賊見者感其誠不加害或
指避兵之方從父亞夫官通顯沒有遺澤其子符選於
族曰君孝友以與之補將仕郎辟權幹辦廣南監司事
先是亂定後生計蕭然父故人諸公相與振恤之至是
得祿慨然曰自今免煩人矣在官早作官事有未竟者
念之不置其為建州豐國監也嘗兼戶曹時廩中獨有
陳粟乃先以給官吏建安丞李衛攝官幕下得米怒馳
取君所請眎之默然慙已而賦羣卒皆無一言君和易
曠澹望表知裏有語輒盡不記人過已則甘寢達旦所
居人多言此官省事始磨勘陳夫人既寡聚書以教諸

子世號墨莊夫人及君既壯念先世所藏散亡乃請江
南徐兢錢唐吳說各以所善篆楷為作墨莊字在建安
買書五百策新安朱熹為之記君初娶長垣趙氏承議
郎忠恕女再娶雍丘裴氏河東提刑珪女兩男子靖之
清之三女曰信曰蕭曰郝趙夫人尤賢而有文夫婦手
寫經子以課兒女君既禮愛文儒在豫章友儀真郭景
仁居臨江善楊愿君雖貧少供饋而二君教其子靖之
不倦者以與君友善故也靖之每夕歸轉以教其弟清
之而景仁愿後皆以進士官陞朝為文人及靖之甫冠
君使幹門內事若不急於科第者然卒成名其後稍趣
清之就試謂人曰此子來年亦當得官靖之問君君曰

我以門戶料之耳已而果然君閒居不治田業當官所得祿與兄弟共之兩兄洪沈既沒無嗣今唯兄沂諸孫與君子孫處其嫁娶不問有無唯擇門戶及其人良者濟北晁子綺迪功郎東平黃朋從成忠郎開封張謨其壻也君生元符三年十月丁巳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甲寅終嘗兩監潭州南嶽廟以監賞陞承直郎用致仕得通直郎年六十一葬廬陵今贈承議郎君故世家以儒學為門戶其勤身睦族皆父祖遺事故不顯其殊異之行然艱難來衣冠子孫或墜失其緒君獨兢兢追誦先世之意以詔其子使有聞二子又能自立及君沒後靖之教授贛州嚴重有師道士頗興於行業不幸蚤世

清之仕於時以禮進退其於人諄誨不倦嘗入為太常主簿今佐鄂州所植立當不泯於世君所就既如此矣靖之字子和清之字子澄皆與予善新安羅願曰不誣其親以傷天下之公議子澄有之不諛死悅生以求實其言願將學焉述劉豐國行錄

墓誌銘

蘇州文劉子信墓誌銘

代陳臯作

舉之六世祖姑宜春郡夫人陳氏是為判三司磨勘贈太子太保新喻劉公諱式之配能聚書以教其子有墨莊之名五子皆有行業俱賜第為卿監郎官鄉里稱為五君而謂五君之母為墨莊夫人事見國史及安定胡

四世五
先生賢惠錄故劉氏陳氏號世姻君諱肅字子信磨勘
公五世孫曾祖大中大夫敦祖承議郎武賢父沂字文
因隱居不耀娶會稽人顧長官復經女生咸及君咸未
冠而卒及文因沒君獨躬艱勤以養母自太中以來居
揚州文樓巷文因當建炎間避地居豫章之新吳叔父
監豐國監承議郎滁時亦轉居江西諸郡欲招君合居
不能遂乾道四年豐國之子靖之清之始歸君廬陵君
妻張氏生一女蚤世乃以其女丑季適舉之子崇儼而
君晚亦得男子子曰理季順季靖之為贛州教授以卒
及清之佐鄂州奉君之官所以娛侍者甚至君寡過易
足幼讀論孟毛氏詩頗成誦晚得子則躬訓導之不幸

嬰肺疾方君病時崇儼夫婦及君之姊子徐文達皆在
旁君曰若等環我我復何憾頌言曰叔父諱淦無後其
以順季為孫而令我殤兄子之告于廟書于譜其可淳
熙十年八月甲午卒官舍享年六十二其年十月壬寅
歸葬廬陵縣儒行鄉曲石山豐國墳之西南繫曰君中
年羈艱族散而復合身老而更紹者以從弟競爽故也
既得兩男子即以其一後季父以及其兄益廣其宗善
夫軍中大夫夫人同齋夫人同齋夫人同齋夫人同齋
宜人趙氏墓誌銘夫主善身氣陳諸大夫以
朝請大夫知全州管公鑑之夫人太府少卿趙公汝誼
之姊也願守武昌而少卿使總賦于是以所紀姊夫人

之狀與全州之書以來屬願銘始楚王元佐以太宗子封五世而至夫人之曾祖考士顥贈安化軍節度使武當侯生不迷贈右奉直大夫生善良歷朝請大夫知無為軍贈太中大夫夫人同產七人已為長母令人孫氏沒時年尚幼啼泣不絕聲聞者為隕涕祖母太恭人尹氏嘗有疾晨夕扶持在牀尹恭人憐其幼勉令自逸斂容曰兒恨不以身代願何心舍去管為臨汝大族夫人承上拊下得其驩念全州生事未立每事必親量入節已厚嫁夫之二妹及凡昏嫁各以時全州壯歲宰泰寧或厲威嚴必從容諷解之至課諸子讀書未嘗假詞色子湛嘗三以進士入貢夫人亦汎覽曉文義始太中之

喪聞訃屢絕至是有年矣臨終猶以不見墳墓為言其仁慈才智如此積封至宜人享年若干淳熙七年九月丁丑終于家十二月壬寅葬于金谿縣歸德鄉烏石峰之原子男三人長迪功郎澧州司理叅軍湛也次將仕郎淇次洪女六人其一尚幼五壻忠翊郎趙彥逮將仕郎呂浩進士游仲鈞國學進士張椿將仕郎趙崇雋銘曰夫人世貴系自大支姊弟有聞惟慶之貽既勤其夫又淑其子宗則昭矣管亦世紀

碑

鄂州張烈女祠堂碑

嘉祐三年春正月甲申有詔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

四
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勅州縣致奠且賜其家酒帛謹按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
過其家欲通之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庸奴我寧死豈
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即死猶捽師乞以告事聞有是
命後百餘年願來為州訪問故所表烈女處中更兵火
吏民無知者距城東十里有黃鶴山州人之葬者多在
焉歲時拜埽必至所謂勝緣僧舍者乃與通判劉君謀
立祠其中以稱明詔之遺意夫男女之際聖人嚴之尊
其冠昏而定其配偶限其內外而別其氏出粲然有倫
不相凌越斯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踈
逝率是道也亂之生也起於逸居之小人誘於耳目不

勝血氣舍其良心而慢其遺體甚則侵尋於非禮如夜
行之犯露有不能勝則易愛為忍至於殺人以求之譬
如當晝狂走抵株杵而蹈水火禮不能止法不能禁既
多唱於陽而成於陰以失身器偶亂倫滅類者亦何可
勝數而其婦人女子乃有能明一定之分不背其夫不
辱其親身可危而志不可折者是豈不繫於其人也哉
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學者之志而大丈夫之事也
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擦如霜雪信如寒
暑之不遷堅如金石之不化故以匹婦之微而齒於封
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
揚于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歲有表精神凜

四
年
三
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
泯漠不靈夷考其初則生相逼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
升于天或辱如墜于淵繫于念慮操舍之間耳雖然是
女者非特以一時能死為諒也彼其平居服從君上之
教而安受父母之訓動靜專一中志定矣以故雖遇倉
卒之際而不亂夫鄂通達之州江漢會焉周之興也此
方之男女先被其化其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蓋女雖閒暇而使人退聽不敢存覬欲之念男雖感
悅而隨即自克以能復思慮之正故繫之周南是女雖
不幸遭變然能自潔清不屈於強暴之辱又亦出于詩

風江漢之域惜其不得如漢女之從容而徒為名南正
信之頌是可歎也自頃歲以來五民僑處為吏者思擇
令典以示民深惟國家每三歲常詔有司崇古丘墓而
顯孝子順孫正婦此祠之設一動而二義附焉使方來
之人過而問其故察彼柔弱之質猶能以禮自終況為
男子何忍觸情縱欲自棄於不義而其婦人女子觀而
化者思彼當事之變獨為其所難則凡平居修飾毋失
身於苟賤乃事之易者皆可以自警云爾淳熙十一年
二月甲戌朝奉郎權發遣軍州事新安羅願端良文奉
議郎權通判軍州事臨江劉清之子澄書

箴

贛州通判箴

大庾之陰廬陵以南地曠俗貧民有遁心罰不可屢興
 粟不可妄敷流民勸歸曠土乃居歸者有徒彼姦孰覲
 亂所由生吏無遠謨匪為民則恤而為盜乃圖扶持不
 力亦佐之辜在帝仁祖惠我遠黎守以清獻而副以濂
 溪同心于民民是以懷丞臣攝贛敢告司階文子歸而
 之文盡而問其姑梁如未歸之賈商猶以野竹為心
 兒郎偉古今相接風景要且不殊賢哲所臨草木便為
 可敬况典刑之雖遠有嗜好之可求用寄襟懷不專游
 觀濂溪先生早懷斯道來佐此州千古師資孰與洛中

之比一時賓主更陪清獻之游惜承平舊事之無傳此
 有志後人之所歎通判奉議相望百載繼守一官春木
 之芟固已不忘於夢甘棠所說猶將如見其人謂此荷
 華乃今昌歎出汗濯潔薰子含水土之和斂暮開晨浩
 然得風露之正即官池而創植營便坐以遙臨豈無他
 人慨獨晞於往轍後有作者將復感於斯堂方揭修梁
 可無善禱
 拋梁東三月融和處處通要識春風行水底女錢無數
 疊青銅微圓酥圖吹帶直綠點南臺也風來幾平河
 拋梁西看取新花出淤泥不但愛蓮兼愛水先生到處
 即濂溪

三才世
拋梁南仰止遺蹤略有三庾嶺曲江微較遠請君來此
對紅酣香翠綠芬出然或不可愛也無愛不夫主臣
拋梁北郡圃相過如帶直遐想南臺步屨來幾年同事
初相識三月烟味或或更添春風不水月文幾無
拋梁上太極光陰涵萬象卧聞好雨到高簷新瓦小荷
聲一樣却林或嫌對青於春深野水漁舟
拋梁下勝日對花揮玉斝約束紅裙莫遣來此中但可
談風雅昌煥出刊對對黃七合水土之味始其開
伏願上梁之後萬家買犢十邑鳴弦農畝豐登胥樂大
江之右官曹整暇不殊嘉祐之前氣叶而山川屏沴化
行而庠序多賢

祭郊知府文

嗚呼願年三十一第未收心非敢忘晚晚是憂龍飛之
年五千俊游我獨逢公乃決去留持示舍人品題則優
遂關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復得我州遇我益親曠
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戟我誼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
作縣言春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鞞會公解紱將入告
猷言之諸公祠職是修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
山寺追遊或傳公沒涕泗沾裘後審吉音如疴得瘳追
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森然不暇
為謀諸甥嬖子嫁送則周抵掌之談足起懦偷一佩肅
符民瘼以求繭絲之奏淵感疑旒屬車星敞鷗閣雲浮

四
生卒不應已焉長休我聞公器方假緹油緘書塞嶺遠
弔長洲饋奠不時公無我郵感今懷昔事隔明幽公愛
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為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
不

祭張夢錫文

頃者州里俊造缺微士保所聞不相告語迨子之出溢
于文詞用禮春秋再先賓貢自茲秀異繼興者多抱其
藝能更取科第子名最早未著青衫頗欲出奇命輒不
偶平生讜論思對楓庭云何四十自絕昭代夜靜琴冷
月明思清豈伊羽人與子徵逐追惟平日負才寡與於
願兄弟信為有情我來之官子出就館惠我百紙先以

七言相期之心固在晚暮忽得鄉信清淚滿頰是夕夢
子過我如生城角悲鳴忽悟隔世天高浪闊將子實來
豈吾神誠自為變眩嗚呼夢錫與子同里知相愛慕才
及十年俯仰之間便復一世延陵未返徐君先沒心雖
相許時不待人解劍挂樹古人所詫臨風浩歎送此一
觴死者有知猶吾夢錫遂無知也豈不悲哉

祭張彥仁文

嗚呼彥仁故父之客我曾執友始在冠歲介然有守其
事父母不顛節口勞辱在前安佚在後先君躓之以為
稱首晚寓醫肆涅不塵垢苦言強人或棄以走其清空
貧其恬宜壽貧而有徵壽胡不考存存之要庶其不朽

我歸自虔旬朔易久今兩無人客位唯帚誰如此願世不多有狂言寄哀公亦聞否

祭施司諫文

嗟人生之相與初豈論於故新挾誠意以相求亦安往而不親公早歲而駿發策高足乎要津歷著廷與諫省久聲名之在人我晚進而眎公蓋爵齒之不論當龍飛而對策公實奏乎嚴宸辱黃緣其在眇會合以無因後十載予佐州行中途之矍矍望貢川之猶邈知阻嶺而帶閩謂師帥其孰宜公適降乎明倫奄十縣與三州慄先聲之所震我雖昧乎平生公已察其忱恂貢長牋而寫臆乃數展而時呻過國都而夸示飽傳玩乎四鄰

恨奮者之未工退自出其瑰珍曰予肱之三折求子助而禔身逮既接於色辭近君子之光塵公有懷而必盡願無見而不申朝發議于黃堂罄民瘼而同詢夕燕衍乎相求粲藝文而雜敵閔棄孩之滅類惡倍粟之傷民酌惠術以漸行庶遠氓之可均雖擿姦之似察抑為吏之終循登鬱孤而有慨念馨膳之及辰蹇臨予而不忍意惻愴而傷神曰去此其何難惜吾佐之孔仁惟明時之置守立副貳以同寅兩相得之罕逢或越肝而膽秦公天資之峻峙氣高世而益振晚託契於我曹悲此意之殊辛繼別佩於守符庶人事之屈伸方昕朝而入對忽大夜以長窳願官滿而東歸厭江湖之漣淪撰秋杪

以造都俄旅食其經春恐贈弔之不時起攬涕而霑巾
假健步以致哀悵我生之長貧寓千里於一楮記始別
如隔晨死生異兮長辭精爽在予不泯

青鳥司開土牛戒事昭聖時之令典祈先古之貴神高
廩可期預報一年之喜綵鞭微動散為千里之和相帝
之功繫民是賴

惟夫子之起家際當世之盛明負才氣之無雙果首冠
乎群英既詩書之敦閱亦韜略之縱橫待望實之具孚
信謀帥之不輕始州麾而小試旋使節以兼程進入扈

於殿巖屯羽衛其肅清出爰當於一面儼萬里之長城
警奇龐於福艾宜戡功而智名方時平而有待將星隕
予霄驚恻三軍之失色悵萬馬之無聲願被命於此州
實依倚乎行營念軍民之一體每言語以通誠時尊俎
以相陪辱意氣之我傾悵數晨之永隔感在昔之餘情
躬菲奠以訴哀淚浪浪其沾纓咄凌煙之未畫慨莫遂
予平生

題跋

書劉子和行狀後

始願佐贛州在學之士一見而退無數造吾之屏者間
攝州事無至吾之庭者願素聞教授劉君靖之之賢意

四
有以勸率之問之而信君孝友莊靖學有本原既使諸
生知有濂溪為之祠矣乃日為發明義理之學俾沈泳
乎聖哲之微言而踐履乎士君子之實地顧之士資稟
勁厲又無先入浮偽之說於其中獨為科第之習聞君
開示正大得心所同者有以用其力後進願學之士尤
歆羨者十餘人會君弟清之在母兄側諸生日承師訓
而間從君之弟優游厭飫之氣質漸易先是官書少君
買于旁郡及出篋中書諸生所未見者令傳寫師弟子
相見禮不備君假以數月俸為具冠帶守貳且至不出
迎者舊輸錢三百君約以眎事後三日旅見更以其罰
懲出者諸生之欲贅見於大夫者與求於有司者必先

自言可已者已之即士受屈亦時為言月朔始盡敵諸
生之業於堂曰使守貳有意者可按而考也君知要而
勤小物以故能令在學者率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習
他日廣坐有言慢游之好以悅眾者士聞皆恥之願到
官兩月君改秩當去閒為願道所施次第與始為之之
難君去後士有經指授者議論證據必曰劉先生之言
如是繼自今有特立見於世者要自君發之君以教為
官即能美其俗以此知師道之不可不立而士之所以
異乎民也願既哭君之器惜君所學獨施於此官以沒
故書君之狀後以相備且益勸贛之士子使勿忘淳熙
五年六月戊辰

書急就篇後

右急就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祕書監顏師古為之訓解此篇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多以草書寫之今唯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裁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鄠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又豫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人亦家亦有此兩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

有詳略不同會戶部郎中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欲是正傳廣之乃用禮部侍郎眉山李公所藏顏本校鄂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本兼考諸本正文同異及附黃太史所箋於其下見今顏本不分章則從而因之升注為大字用便觀覽而列兩章於篇外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循末以窮本因藝以濟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秦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書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

祖蒼頡而實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
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劾其不正者然古來
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裁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
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覩古所謂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
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
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
篇皆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豈此類邪自
東漢杜度張芝善篆法始用以寫此章號章艸說者因
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撫蒼頡
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
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

姓為祖于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面勢者
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蚩蚩
以檻車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
是願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
之學要主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
師俚童相教以噐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
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因亦有啓焉淳熙十年十月望
日歛羅願

羅鄂州小集卷四
 其間亦有餘味此學家因亦有餘無與照十年十月
 雖野童時亦以黑信之書效因之卷之八為前也小書
 之學要主法法古亦書且其語亦嫩亦嫩不若於世也
 長則亦亦以維古文而稱亦以答對事雖非書論也
 以對事與人之日則亦對丁亦隨其子孫之好亦不背
 其忠也與愛也而必以書來誌其情事雖非書論也
 按為野下宜慈惠味之太子審故為出於審曲而焚香

羅鄂州小集卷五
 其意月味更之類事俱在昔
 欵程哲聖跋輯錄其代衣

月劄子
 南劍州上殿劄子

淳熙六年二月三日

臣聞自昔大有為之君必先務富其民民有蓄積是乃
 國之所以為安富尊強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萬民臨
 御之久未嘗一日不博謀羣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
 拜必引見以觀其能雨暘豐歉動關宸慮形於詔旨視
 四方有賦役偏重若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
 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方之民蓄積猶未實
 者意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端惟陛

下赦其愚必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申審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立武之意添招增繕其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省部監司與州郡為一體通其有無愛惜民力凡獻言欲于一路一州有所興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為吏者相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為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并兼于下其外方縣道去朝廷遠處遇有民訟又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

則以沃瘠認錢爭婚則以妍醜定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號為賀喜錢如此遠民安得有餘臣願戒部使者長更加意民訟而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飾官舍戎舟乘序器用及吏卒借請費或萬緡送還亦如之卒有遷改又當別行營辦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滿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籍沒之法古用以懲大姦隱後世蓋輕用之吏或專仰此為術日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沒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為能吏一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

四十七
且懲其尤者強盜窩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
官物罪至死者實為巨蠹自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槩
籍沒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輸歲有定數則民易
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逐歲改
更號為科撥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米斛或選
任浚刻之吏又以薦犢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
願察州郡有將稅數逐歲更改者斟酌數歲之中立為
定數務要便民益申嚴加耗之禁此亦富民之一端也
臣愚不習為吏惟陛下洞見民隱益選愛國恤民不欺
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將襲堯舜之隆名
享天人之祐助亦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臣竊惟方今國家閑暇正是修明軍政之時軍政之要

在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蓋士
卒之家有餘不足惟將知之國家俸賜有限故軍中別
蓄辦錢物如古軍市租私養錢之類視其人有疾病宜
軫死罌宜恤及口累重大不能自給者稍取以佐之又
軍中小小費用不欲煩有司者計亦于此取給逐軍即
有寬剩為主帥者謂宜捐之列將使上下優裕不見急
缺之態所以為天子撫養士卒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
也前世為大將者猶出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
取為用況其非私財者乎正當深體上意輕財重士但

使士卒素飽樂戰即為稱職臣所謂知士卒之情而撫以恩謂此也軍旅之設本以藩衛百姓而主帥或廢律不用以負任屬之意昔春秋列國之臣猶能訓諸御知義訓群騶知禮是則舉兵者不但教之坐作進退乃當以己忠義開導其心使尊君親上畏法而不敢犯又當不忘不克視部曲中有方略膽勇材藝可望者提挈長養與共圖報國之効臣所謂戢行伍之驕而訓以義謂此也天下賴陛下神武中外晏然深惟今日大體固不待與鄰國較細故以相夸又不可玩其燕安而忘備正宜有常立事益廣文武之用蓋漢武帝猶令郡國舉可為將相者唐憲宗亦命裴度舉一節度使而中外相賀

將得其人土氣自百然後從容戒諭俾加意于撫養訓戰毋得循習士卒感上之恩畏將之威庶幾緩急可以倚仗一介小臣不勝惓惓憂國之心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修立薦式使開具事跡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于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

四
至大職業繇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
舉言揚之遺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
恐奉行者迫於應令却不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
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
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
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
之域要須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害倘數人
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
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
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麥價而對稱
不知者帝以為麥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

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
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
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員纖
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內則六
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
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
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
起發之限其有捺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
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懇之心
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
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

取進止

擬進劄子

淳熙六年

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尊嚴致兢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清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興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黃門誼笑于馬上此何為者也天下艾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為不足今北有強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游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

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閑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力士素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鞚手不應節跬步之間何以相見願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擬進劄子二

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繇而難周者事也迂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於此矣歷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有所棄也竊

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有位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雙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正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為密休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于守待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為李

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絕於古古者聖君賢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堯兢兢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願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虛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能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

四多廿二
鄂州八集卷五
終于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于末世
又安足法哉惟明主裁擇音音聞矣事如繪畫天下
鄂州到任五事劄子常日故錄劉崇隆宗之
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
間利病伍件聞奏臣一介庸陋蒙恩易守謹條具五事
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重實荆襄之肘腋吳蜀之腰
膂淮南江西為其腹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
而本州城壁日循未立職在守土深以為憂夫鄂
州比之沿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蔽然自州
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泐者去光州

纔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
臣以為此非內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于
其上說者但見禁旅所屯便謂直當以兵為險不
知禁旅之屯不專為此昨來邊境有事鄂州御前
諸軍例皆起發唯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差以
往當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逋寇可為寒心
臣聞古之守禦者不問內外惟其戶口兵財所在
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而無財有財而無
兵徒捐功費何補于事今鄂州在城內外生齒繇
盛六道財計之所總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
之不唯保此戶口兵財四面亦可恃以為固然勞

四
人費財論事者之所憚臣之愚以為向來每難於
興役者緣多先為期限興功倉卒官吏進則希賞
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稍賜其費歲
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禁旅或有進發
前有專意之功退無反顧之慮人心既齊功力自
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室魯憂旱備先在修城
臣非好勞而惡逸願親見利害非他郡比受恩深
厚冒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重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
情益勸竊見民間昨因闕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頗
得穀米以濟饑歉後來歲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

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使用准折之律奪田還之
臣以為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
折彼良田故為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
之其穀米雖非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
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歲一槩奪還臣恐從
今以注魯不復贖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制其因
歉歲以產業貨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
約而有司察其估之過甚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
緩急有無相通濟人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
臣愚見惟在鎮撫安靜而時發擿其尤無良者天

四
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州配隸強盜兇惡貸命
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城指揮舊
以四百人為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
諸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
更不開落四方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
長姦偽臣今逐時開落少損外來頂名之弊惟是
井邑浩穰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馬之人
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幾察臣欲乞下有司令且
戒敕諸郡住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
之數從本州申明漸次配隸前來此亦稍省姦宄
綏靜邊鄙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
只緣舊請佃人包占過多既不能徧耕遇有剗請
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檢視定奪紛然不已又
當官者各據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存恤舊戶
自非稍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
各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晚遣官檢畝連歲不
耕即許剗請又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
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幾檢又在法有酬價交
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多斟酌
價數減與來者磨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斯民共
盡地利

四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飢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臣昨來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注廣南盜牛者其間往往并掠其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奴多藉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幾察官吏不肖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來疊疊不已臣嘗窮正其罪選謹信人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于官官為籍記立賞追捕可使還齒平民復見父母在法

雇人為婢限止十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遞相循習皆隱落元雇之由徑作牙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閑年深豈無愁歎謂宜自今轉雇者皆明書來歷于約庶年限價錢可以通計有不如令牙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受雇者逐便庶使脫賤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于以廣上恩致和氣亦聖世所不宜忽也

表

鄂州謝到任表

奏事之官幸天威之密邇承恩易守驚地望之過優徒

積感歲未知報稱中謝伏念臣早緣世緒叨奉官箴自
 憐斷斷之愚第有惓惓之志茲輟行於雙劍蒙改畀於
 一麾張敞漢世之能臣初淹閑郡西華孔門之高第僅
 願小邦深媿注賢驟當劇使眷荊州之內壤推鄂渚之
 上流星萃使華雲屯禁旅武昌夏口傳誇三國之地形
 漢廣江沱均被二南之風化矧皇明之所暨兼歲事之
 既升士馬飽騰稻魚豐賤惟是五方之雜錯或假并容
 加以四野之平寬更宜勸相非夙懷於長慮曷少副於
 鴻私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不以內外重
 輕而略千里之寄不以國家閑暇而忘一日之虞益求
 循茂之才同遵法度之治豈期絲薄亦與選除臣謹當

恭聽訓詞明宣德意遐不謂矣永堅愛上之忠心誠求
 之當得字人之術

謝淳熙十年曆日表

帝命於昭方衍萬年之筴王正既至又頒一歲之書先
 天不違率土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禹疇錫敘舜曆
 在躬察風雨霜露之代興固無非教即日月星辰之可
 象予以授人國有彝章民歸大順某承流伊始拜貺為
 榮竹管葭灰喜盡諧於時令杏花菖葉當首勸於春耕

謝淳熙十一年曆日表

象謹昭垂考自占天之史禮嚴欽授領於守土之臣凡
 在承流敢忘思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化參溥博躬稟

四多
四
清明察舒慘而見物情驗消長而知治道方更閏朔已
戒孟陬豈惟後天而奉天蓋將先事而慮事臣敢不有
嚴省閱益廣布宣敬事使民毋犯四時之禁務農講武
迄成一歲之功

太上皇后慶壽七十賀太上皇帝表

聖壽齊高皇儀迭舉如天之福大慶萃于此時樂帝之
心廣愛形于率土中賀越若逢長之歷茲為考德之符
無逸御圖太戊先四人之哲允恭傳祚放勳超五帝之
年未如儷極之尊共享作朋之壽恭惟太上皇帝陛下
道隆三紀恩洽多方大度并包全南北生靈之命冲懷
高蹈光古今哲父之規偕坤元悠久以無疆豈太極光

陰之可計臣身叨郡寄世荷國恩授筴告休莫獲望九
賓之列循環稱賀又將崇八秩之儀

賀太上皇后牋

象闕回春慈闈衍慶七同其數天立配以固然萬有斯
年帝與齡而未已中賀竊以崇高既極壽考為先八千
上古之春秋其端已兆四百老人之甲子所歷為多至
矣坤儀受茲神筴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德齊上聖恩視
羣生化始宮庭夙應視天之表計安海宇共成翼子之
謀宜三靈申錫之期豈一人專嚮其福臣靖惟凡陋獲
際休明列辟儀刑見天王事母之孝群臣稱頌邁人君
偕老之詩

賀皇帝表

帝孝具孚獲彼天人之助皇儀有序慶茲父母之年眷
 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萬人之悅中賀於赫高穹之載
 式觀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誠報以亘古今
 所未見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圖克紹慈訓是承樂每
 寓於五絃發揚斯在禮或加於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
 膝之嚴俱行在躬之曆臣欣聞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群
 黎皆無凍餒之老行觀一世同為仁壽之民

賀皇后牋

養極思齊仰年齡之方永情均燕喜蓋福祿之所同縟
 典舉行歡聲充塞中賀竊以宮闈之慶實關宗社之休

宜家可訓于國人受福必于其王母恭惟皇后殿下道
 隆內助德厚人倫日聞侍膳之安身奉含飴之樂非烟
 非霧鳴鸞同出於九重如山如河被翟注稱於萬壽臣
 禮嚴拜詔恩許馳牋歡洽皇棕同想玉卮之捧化形婦
 順載光彤管之書

書

上執政書

天下幸而無事邊鄙不聳年穀屢豐考之於古命曰國
 家閒暇之時夫時之有閒暇天所贊也明君賢佐於此
 得以周覽密察長慮却顧度其所當然而益其所未至
 以規恢遠大之業夫為之於閒暇者體胖心佚智慮審

而力有餘與夫卒迫而為之者則有閒矣故閒暇者天所贊也而修明治具惟明君賢佐然後能之然則謂之閒暇者亦君子之所甚懼也其處之之策奈何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日力不可不惜也夫天道之運寒暑迭進不見其迹而歲功以成者以日數為之也捨之而不務則日失一日大臣法天之運以治人之事身率之以自強不息之誠百官有司孰敢不丕應後志治道日夜與天同進而不止則大綱立而庶務以次畢起矣將以修之於閒暇則民生不可不厚也夫國與民相恃而後立民安則國不可搖民富則國不可屈故厚民者大臣代天之事也非苟以富強其國而富強之實已默寓於其

閒矣譬之元氣實於中外邪客氣尚得而奸之乎將以修之於閒暇則士節不可不養也夫士者有國之菁華也常人樂富貴而士矜名節或曰名節非國之所急也期使人至於樂事而勸功斯已矣彼非知君臣之大誼而能以其身樂事而勸功乎是誕者之說也故古之人常因其自好者優而養之使中人向慕皆知尊君親上則怯者可化而為勇汙者可化而為修赳赳之夫必可以捍公侯濟濟之士必可以寧天子周所以獲多士之用者賴此故知所以愛日力則與天同功矣知所以厚民生則與地同富矣知所以養士節則與人同歆矣此處閒暇之術也仰惟某官以閎傑之才起西南為天子

輔弼明目張膽有意於當世之務而開心見誠又士之所附也以故君臣之間道同契合凡可以規恢遠大之業者將此時乎為之願一介激賤早賴先世緒業以忝薄官惟其才下不足以自見奔走州縣有年於此矣近者丞郡于贛屬寇攘之後調守未至上之人不以其無似有旨攝事未幾復昇終滿審察之命願來自遠外方且受察誠願有以自通於下執事然天下之事願不敢驟言故略陳其端因以為贄至於采酌士論度其才之所宜而官使之此二三執政之任而非士之所當自言也

啓

上丞相啓

王淮

上賢居位曲全宰物之功支郡乏人遽假承流之寵荷恩深厚撫已兢慙伏念某樸澁無堪欽欽可笑早賴先人之緒繼陪多士之游仕本為貧敢過求於升斗思不出位唯深畏於簡書豈別駕之能賢辱外臺之誤薦過蒙進擬頓有超踰君門九重喜姓名之屢達人生五馬庶飽煖之有期此蓋伏遇大丞相翰旋政幾主張公道陶鈞所暨小大各遂其形衡石誠陳輕重不踰其分謂少賤者或多能鄙事而姿鈍者可使牧小民特屈公言俾膺共理素安之除楚郡蓋由三府之陳姚相之在唐朝但嚴十道之選事光前載施及微軀願敢不宣布上

思講求民瘼願與南州之俗共樂清時遙瞻東閣之塵
益伸美頌其為感佩曷敢敷宣

謝辛大卿啓 幼安

受察公朝本由推轂疏思列郡亦既懷章退省孱庸惟
深感荷伏念某頃為別駕得近行臺表於屬吏之中期
以古人之事萬乘之器乃取蟠木以為容千石之鐘至
為寸莛而發響遂闕淵聽旋被明揚揆以生平知我莫
如鮑子聞之道路逢人更說項斯意朝廷諸公之賢多
門牆一日之雅倘非憑藉曷有超踰茲蓋伏遇某官文
武兼資公忠自許胸次九流之不雜目中萬馬之皆空
見輒開心不假趨趨囁嚅之請稱之極口率皆沉著痛

快之詞褒袞甚榮夢刀既叶季布河東之名譽偶出于
一人素安楚郡之除選第因干三府至于羈迹全賴公
言慚非共理之良曷稱同升之義某敢不勤宣上意毋
負已知薦長史而稱宰相之才事無近比期國士而用
衆人之報人謂斯何抱此愚心要之晚節

通總領趙郎中啓

恩假一州濫綴銅符之末使連數道適當蕩節之前不
勝夙夜之誠輒貢寒暄之問恭惟某官闕才拔俗雅量
鎮浮系胄出於神明被服同乎寒素頃以循良之選入
居華要之聯譽藹垂紳眷深負宸時方增於萬竈日當
費於千金不有重臣曷將隆指逖觀周制宗盟為異姓

四十三
之先載考曾經王人居諸侯之上凡歆憂家而憂國莫如足食以足兵馬既驕騰士皆素飽公車多暇不聞飛赤白之囊即位雖高豈久處丹青之地即膺環召無待席溫歸清禁之崇班為聖朝之盛事願資慚斷斷論甚平平幼觀良史之文頗喜循吏之傳屬分偏壘庶撫小民驟叨易地之恩全藉登車之庇朝氣雖銳而晝氣則墮在悠久以無愆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蓋始終之有賴

回通判劉寺簿啓

子澄

登門甚寵夙依君子之光儀得郡鼎來首見故人之姓字況以一時之雅望攝行千里之化權方托交承預深

欣抃恭惟某官行無瑕玷學有本原表喬木于百年蓋尊故物器蟠根於萬乘非假先容頃前說于詩書遂入司於禮樂茲屈題輿之寄不辭越俎之勞度今日之事為力求其故既後來之善繼兆足以行倘非其人恐孤此意願歷官何算執事所知屬恭對于天顏荷晉遷于地望武昌夏口人知三國之戰爭漢廣江沱古有二南之風化皆吾人之所誦與聖世之宜先幸嘗交伯仲之間况共寄吏民之上方資警誨少効施為益招耒耜之民庶當有補稍弛錐刀之利茲固無難歲序崢嶸風威栗烈祈謹衛生之節即諧請益之私贊詠之悰敷宣罔既

回潼川劉檢法啓

都騎枉臨長牋出賜念西州之名士過此者多為南樓
 之主人乃今甚幸恭惟某官英標玉立雅搽冰清深知
 關市什一之征未能免俗唯載公車三千之牘大是不
 凡而況四世魏科一門樂事不難蜀道正當紅橘之懷
 時遙指都門欲向青藜之照處某專城屬爾行旆鼎來
 望米家書畫之船已開氣象瞻禹貢元纁之筐方助幾
 何退食之餘占詞莫盡

生日謝詩詞

僚友之誼休戚是同人子之心存沒自異荷記憐于初
 度乃辱賜于好音慨然五馬而二毛為之一唱而三歎

誦林烏於雅什空羨飛鳴樂海鷄於韶箎惟增悲眩期
 堅永好不廢珍葢

又

四時迅速莫追喜懼之年三月舒遲尚記劬勞之日誤
 辱見存之意過形善禱之詞況以後彫期之晚遇扈蘿
 與芷已深初度之思匪莪伊蒿更增罔極之念至其葢
 感何敢弭忘

軍語

宴劉尚書致語

虎頭城下久虛制帥之尊豹尾班中親輟從官之貴三
 州改觀萬里騰謠眷惟此邦尤重今日下連洪井吳星

當劍氣之衝南阻庾陵漢節映梅花之外整整萬室盤
盤一都美箭勁于董蒲白紵織于魯縞列雉可守提封
甚寬惟慈愛惠利為能綏遠黎惟文武方略可以鎮大
事孰當隆委喜見重臣恭惟知府都鈐閣學尚書當代
羽儀清朝喉舌逢時遇主早深黃屋之知論道經邦尚
緩黑頭之拜出倡九州之牧入叅六事之人會渤海盜
賊之已清而淮揚吏民之未附帝咨可者卿往固諧民
曰樂哉公來則重雖教音之未布覺誠意之已孚櫪馬
無聲聽元戎之弭令隴牛誰佩樂化國之耕耘權郡通
判奉議地屬為丞禮嚴事上迫於君命固嘗越尊俎而
代庖者之勤察彼民情惟知籍府庫以望將軍之至自

謂閱時之久行將已事而竣風月一歌庶幾勞者之事
酒肉百拜敢忘隔缺之恭某等猥以賤工欣逢盛事敢
陳口號用佐初筵

坐對崆峒帥府開尚書元是濟川材纔看劍履從天下
倏見旌旗照海來兵衛半年靈抱戟公堂今日共銜杯
文昌暫照東南地已覺光輝近上台

羅鄂州小集卷五

鄂州小集卷六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羅鄂州小集卷六補遺

春水知為大人又新水西山歛程哲聖跋輯錄

考其力不玉其國少而西

汪王廟考實

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家篁墩新安文獻志

王諱

行狀云王諱世華避唐太宗諱去上字按初封告在武德中無所謂世字雖秦王威望素隆然王以稱孤之餘方為國屈不應於此時諱諸王二名而預為之避也考一時歸唐者如王世充李世勣皆無所省世勣在貞觀時猶復如故至高宗初即位有司請改官制中有治字者以避上名高宗以貞觀時不諱先帝二字詔之有司

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以此知未嘗偏諱也後改民部與昏葉等字及世勳之為勳皆在高宗時諱親之典安有當貞觀時為人主則不諱而在武德時纔為藩王人反為避哉然今相傳云王有二弟世英世榮或曰初實二名既貴自欲從省要不為唐諱設也

姓氏

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嶠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

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以死齊難為聖人所褒故內翰汪公誌其宗人司城墓推姓所起亦先本汪罔又採或說云汪姬姓也魯成公支子食采於汪罔氏焉汪罔之汪見於傳記而姬姓之汪特出於今里中所傳故內翰兩存之竊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在春秋間蓋嘗至矣兄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鄉以名其子而太史又志其藏以為異也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已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答吳客何至近捨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嶠之長狄大人以為證邪春秋正義亦引蘇氏云國語稱大人者屏居夸

四乃世以
鄂州小集卷六
二
狄不在中國由此觀之謂汪氏為諸侯之裔似稍近人情至俗所傳譜自成公以下有一世某二世某云者仍其舊而言也

其蘇州望
州望
行狀稱漢建安二年龍驤將軍文和為會稽令因世亂避地家于新安文和之名他書無所見沈約宋書云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然則自濬之前安得有此官也近世臨川鄧名世作姓氏辨證言王始居新安故望出新安今黟歙之人十姓九汪皆王後也又云陳稷州刺史汪綱陳亡自歙州徙河間故又有河間汪氏按綱之由新安徙既在陳時則汪氏之居此舊矣豈得

言自王始乎太平興國中有為王廟記者言王乃隋將寶歡之族子或謂陳隋以上始處此邪本之龍驤則荒遠就王為說則簡陋俱未適中故內翰至此略而不言若以新安之族由王而望始著則可爾

境土

行狀所載王事出於故老所傳凡有初起假奇怪以動人者不暇決擇然其本末猶得以粗見承議汪公所作傳特為整潔至王師正刪略太甚師正他郡人不深為稽考務欲每事貶損如言兵則云得數千人言地則云據郡以守夫以數千人守一列郡而遽建號雖妄庸不為也方隋亡時蠡起之將不可勝數其以姓名載於唐

新書本紀之首者四十有八人王之名在十數人之中此非小弱也功濟六州之民而心識天命所在亦豈可忽哉史之所書雖略然資治通鑑載王據黔歙等五州有衆一萬則與行狀及汪傳所書略相類矣唐之命王以六州蓋因其所有就畀以節不然王特以一州內附唐何所利復割他郡附益之哉然云五州猶有未合者蓋通鑑特載於歸附之日豈疆場之設一彼一此在當時存者五州歟抑欲言據黔歙外復有五州致略其文歟較其實則所謂六州者蓋皆嘗有之不可掩也至於兵之多寡則據一時籍獻之數容有罷歸者通鑑及新書又言王甲兵甚銳夫以銳兵而數至一萬則餘卒固

不止此矣豈若師正之云者哉

治所

新安郡治自昔屢遷今治歙縣烏聊山之西則實始於王烏聊者郡之形勝自漢建安之亂縣人毛甘以萬戶守之逮王之起復屯其上後因遷治其旁云而行狀及傳乃言王初起時以箭所下處立城指績溪縣東之祠為其故處按今績溪雖有故城而圖經載隋開皇十一年州治黟大業中為郡治休寧義寧中治歙縣之烏聊山義寧所治非王孰始之其城于績溪當是草創營壘其後卒遷今治爾此王所規畫故表之

納款

願嘗以王廟食此邦踰五百年而民愛敬之久而愈新者不惟能出雲雨禦災厲亦由其起不失正道始終出於靖民故天下方亂則以身蔽六州之人及其粗定聞真王而遂歸之事合天心為天所相是以生享其祚而沒食其土以能悠久然則不鬪一民不煩一旅間闕自託於唐者乃王之大節本意不可以不白也今武德告命具存所以褒表者其語明甚而舊書本紀不著歸唐月日新記雖于武德四年九月甲子書降至列傳杜伏威遣王雄誕來伐又不著其已受唐命反更追書稱王時事遂使覽者徒見紀傳所書皆在四年因指為一事意王負固累歲而伏威雄誕以天子之命來討力窮勢

蹙至是始降爾則與告命所謂遠送款誠者豈不相戾邪蓋雄誕來伐雖亦以此年然王送唐款實先之所謂九月甲子者月九日也告命以此月二十二日下則款之至唐與其封拜皆不出九月中而雄誕之來乃在是冬謹按資治通鑑王遣使歸唐載于九月而雄誕來伐別載于十一月則是歸唐之後已受封拜而伏威雄誕自以私意伐之爾是時伏威之於唐未為純臣王之歸唐也必思以忠自列恥因之以成事故藉其土地兵民遣使間道越伏威之境以歸之天子意伏威之黨相與竊議疾王歸唐之事不出於己因襲之以為己功此淮陰擊已降之類初不害王之先識也若夫王之屈於伏

威雖出於不得已然彼方以行臺自名而雄誕實左右之吾為唐行臺屈爾肯遽出其下哉說者又以雄誕既戰之後唐室以其前後功亦除歙州總管管歙睦衢三州疑若右雄誕者不知唐於此時亦未能全制東南來者斯受之爾王既以六州自歸則因以六州畀王逮伏威自以行臺而襲王為己功唐亦不得而却也此正淮陰之事也豈天子亦欲見王而為之遣代邪故未幾遂朝于京師嘗試考王歸附之初高祖以大國重使見處與其一時褒崇之語及貞觀之間典宿衛者二十年太宗遠伐委之筦鑰非夙嘉其節而深信其心何以及此告命所表雖漢甲令稱忠殆不若此之明也不考此而

云云豈不誤哉

官闕

王入唐除左衛白渠府統軍及忠武將軍行右衛積福府折衝都尉及九宮留守按六典左右衛有諸曹及親勳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所謂白渠積福蓋五十府之列也始武德初依開皇舊名置驃騎將軍以掌府衛七年改為統軍後又採隋折衝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然則統軍及折衝一官也忠武將軍者與冠軍雲麾等凡十將軍謂之散號將軍以為加官其有職事則高者為守卑者為行此於官帶行字者忠武正四品上折衝乃統軍所改統軍正四品下故也然自始封國

公則已在一品矣九官留守亦環衛官

夫人

行狀及傳皆云夫人錢氏唐功臣九隴之女按九隴家世雖本東南人然以新舊書考之自其父在陳時為隋所獲沒入為隸故九隴事唐公以善騎射常置左右則錢氏當隋初已在太原兩家方微不應涉千里而聘若王入唐始婚則王以隋開皇六年生至武德五年年三十有七矣中間稱王十餘歲亦不應未有配偶又丞相汪公云王以六州所興提挈八子歸諸朝天子嘉其忠封越國公命諸子班環衛則王未入朝之先已有八子矣計錢夫人之前容有夫人逸其姓氏者以其時考之

當如是不敢臆斷也諸子名位既大抵出於入朝一時恩命則厯官皆不當止此而王之胄嗣亦將不止於八今自歙及杭睦間往往祀所謂汪九郎者云王之幼子豈錢氏之出歟抑在八子之中而其群從相與為次第故至九歙當以待知者

廟貌

汪台符廟記稱貞觀二十三年父老請建祠堂于廳事之西大曆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峰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圓克荷冥應復新棟宇按今烏聊山之祠相傳云邕嘗以王功德奏聞奉勅立廟然必于山者則以王初起嘗

駐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東北而極于南所謂東峰者今人別謂之東山所謂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處今人呼為廟山薛邕者蒲州汾陰人高宗相元超之曾孫有宰相望為吏部侍郎典選大曆九年五月乙酉坐事貶歙州刺史范傳正鄧州順陽人自比部員外郎出為刺史尋歷蘇湖皆以政事修理聞舊史在良吏傳中吳圓之名不見於史今歙縣士人汪德符藏其所補十將鄭稹兩牒乃光啓元年三年所給也圓中和四年在郡明年改元光啓其稹詞略云登陴將匝于星灰禦侮頗勞于蚤夜當是時秦彥逐宣歙觀察使竇滴而陳晟逐睦州刺史韋諸四封方擾捍禦之事蓋無歲無之所謂

冥應者必嘗控王以求助而感其陰相也圓任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碑記

汪台符記唐末所作時楊行密有江淮其將陶雅實守此郡記所稱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者黃巢也淮王弘農公者王則行密嘗封淮南王而公則其子渥也司空潯陽公者雅也行密以景福二年八月取歙州逐唐刺史裴樞自池州召雅既修廟又嘗崇王墓而垣之復立石人石獸之屬雅在郡凡二十餘年龍集壬戌者昭宗天復二年也自始至蓋十年矣台符本郡人好學力耕號有霸才宋齊丘忌而殺之江南野史有傳

四
從祀

今所在王廟有二武士介而兵立於門首土人謂之毛甘將軍汪節將軍毛甘者歙縣人漢建安之亂率眾保烏聊為吳將賀齊所破因此置新都郡事見吳志汪節者績溪人唐神策將軍家在大徽村其母嘗避瘡于村西福田寺外感于金剛神已而生節及壯有神力長安東渭橋石獸重千斤節獨徙置之又能負石碾碾上以木架牀設龜茲樂一部曲終略無難色德宗甚加寵異事見太平廣記記所引歙州圖經今不復載矣二人與王雖異世民間特以有功及材武故類而祀之又廟中有繪宣城長史淮安長史云者或曰即王二佐天寶鐵

佛入唐所得官

右考實之文先是郡太守邾公精意在民禱王必應政成欲傳廣其威靈得告命于官府得詩文于金石復訪求遺事於是州之人士及耆老王實輩各致所聞既已詮次願於公辱禮闈知己之分竊從假觀之亦欲一出意見而卷帙既定方亟于攻木不敢有所動搖獨念王歸唐大節自我先侯及丞相內翰兩汪公今致政尚書金公皆有翰墨力為發明輒復考其款附月日與王雄誕戰伐先後斬以益信前說說始萌芽又旁訂凡語及王者十一事以備採擇考實辨疑先侯詩語也故本之乾道五年九月朔日州民羅

願述

序

東觀漢記序

見馬端臨
文獻通考

願聞之上蔡任昉文源曰昉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祕閣本讎校刪著為八篇洎見唐諸儒所引叅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為蘭臺令史遷為郎撰光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駒駱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今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駱所述邪其文間類前漢書又傳後所

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藏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于海外後復散亡今所存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為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袁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為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

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新安志序

見新安志

新安在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為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錄也桐汭之地為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丘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為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道皆班班著見至梁蕭幾為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為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徃撫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領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頃罹睦寇又

失祥符所頒特抄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為冊餘五六十餘年矣私竊悼之間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稗說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綱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為一書然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諸曹遇咨輒報且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為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產非以給嗜欲也務裁閹隄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媿惡與其人材之眾寡是皆有微言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

與三墳五典偕號為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為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為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為治則凡吏之毋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為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季皆以文學取第其為政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歆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

鄂州小集卷六

鄂州太守墓誌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曾祖承吉祖諱舉朝請大夫考諱汝楫吏部尚書龍圖閣大學士新安開國侯累贈少師妣魯國夫人俞氏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膳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鄂州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娶宋氏封安人子阜臣蚤卒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泰初

次未行孫楨當以致仕恩得官兄資超邁身長七尺者
自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
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
書著述如課程俵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喜甚若
他人好好色嗜甘毳然居器終制寢苦室絕葷茹如禮
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為其在荊州帥葉公
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
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為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
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
大欲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
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故每以

二程期之其佐京口屢爭事今兵部侍郎耿公秉為郡
每言為僚率雷同相取下助我特羅君守郢登對其一
乞申救四方主帥修明軍政禁私役其二欲如西漢武
宣壘書責厲州郡光武一札賜方國為聳動之具以勸
事功其三擇縣劇易以選能吏上問京口軍民情條對
甚悉到郡為政清靜庭無留辭京山民董小大有妹為
張復禮所姦因欲娶之不可則醉酒捶其父母小大與
其黨擊之致死皆謂罪在大辟兄獨以情輕奏部使者
不謂然使再勘公言復禮姦人女至辱其親小大解后
至此情可念奏上果從杖貸未幾悍卒吳順在娼舍踢
死民陳舍僧大吏庇之無敢言舍僧單獨或請執狀以

葬兄知之杖大吏捕順成其獄部使者怒以為前後輕
 重不類兄曰軍人殺平民能使大吏為覆護橫甚後取
 旨竟絞郢蓋馬綱道所自出食穀舊責之都保至是部
 悉自任凡允役科擾十一事兄歷官可紀甚多而弗自
 言其梗概若此兄始為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為詩文
 至箴橐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為有西
 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
 戶之痛云弟朝散郎新權通判蘄州事賜緋頌誌



羅郢州遺文目錄 附

賦

鸚鵡洲賦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謙光齋

育德齋

小養心齋

致遠齋

待問堂

允軒

記

顏公山記

古巖經藏記

小飛來記

江祈院記

錄

欽程哲聖跋輯錄

賦

羅州遺文

羅州遺文

附

賦

鸚鵡洲賦

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
 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度方
 黨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介兮衆
 必爭起而譟讙士猶恃此而不恐兮時亦直情而徑行
 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安之事勢兮
 魏甚菟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憤之稍攄惟不
 擇其所發兮遂至於顛沛而闊疏當其解衣而慢侮兮

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於漁陽之慘擗子何預乎鸚
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子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
客以授我子宜相與尸祝之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子奈
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而脫身子終亦無以自全北
海仗正而孥戮子德祖以俊而銜冤三人者蓋一體子
必且脣亡而齒寒嗟繇城之佐命子非不巧於自營挈
四百之基祚子與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子
方攘臂而議先生詆文華為浮薄子至或以比乎盆成
苟吾言之獲信子猶足以吐千古之不平

銘

淳安縣學齋堂六銘

謙光齋

實焉而若虛有焉而弗恃一謙四益光亦大矣若夫當
仁不避見義敢為則舍我其誰

育德齋

湯之新文之純師聖主善吾身蒙果行蠱振民學而仕
兩相因

養心齋

行有玉居有琴散堙鬱之積防非僻之侵今皆無此具
矣獨大經大法之可尋維孝弟之真樂在涵養之日深
充德性之純和象祈招之悒悒毀譽不能動富貴不能
淫然後見士之常心

致遠齋

發軔詩書問津賢智游翰墨場處名教地既窺聖域亦上天衢英賢所志萬古同途

待問堂

壯哉縣非十室選其英為士率答問者教之一善誘人亦多術

允軒

肅群賢之藹藹為從容之文會刮造化其鋪張包古今其淘汰厭流俗之論卑喜吾儒之道大無軒冕而體胖不鼓鐘而心泰幸朋友之相漸故說言乎澤允悟天地之兩間惟樂此之為寂

記

顏公山記

顏公山在休寧為著九域志及新安志皆云昔有顏公嘗隱于此後乘風而去因是得名山有瀑泉流出山之東西折而為溪故又謂之顏溪溪之畔居民多故又謂之顏溪村山氣寒花晚而雪早視平地嘗較一月憑高以望可見黃山而其所延袤南接婺源界此其大槩也舊云山在縣南九十里今纔太縣五十里地之遠非可縮而近正使指故縣而言所增亦無幾考之殊不合又舊云上有池方圓五畝多鯉魚今山行十五里則為山之半又稍前則四旁隆起而其窠處有平地無類五畝

許有龍池二在焉各不過尋丈竊意凡穴處舊皆蓄湖水後人堙之而僅為二池其旁有餘地若欲留一菴基以有所待蓋此山多風自是而上愈高愈淒緊故謀始者不能捨是而他求也抑嘗考禮經所載凡山川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是山之高且大宜必有神矣特以顏公棲跡人人敬愛之用忘其山之有神而但知有公遂以至于今公既灑然潔清故來游者未嘗携脯醢而有禱于龍者義不擊鮮于山中牛奔馬走一稍不謹則相驚以蛇虺之變其最異者龍本以行雨為職用力勞今乃有不忍血食者凡諸鄉來請水先白公遇其請於外池迎而置之其鄉則用牲如其常鄉之人飲食無禁及

其請于內池迎而置之其鄉則以麩代牲人無敢茹葷奉之之禮殊而皆以得雨計池龍嗜欲非公莫能知則所以從事舊矣但當公之時人知其為鯉未知其為龍後人既別之以二池故龍之意顯而公之道益尊又凡田里之人或得子羨暮輒夫婦默禱公往往賜之兆朕比其應則曰公實使然問之群兒中以顏為小字者所在有之公之博大而能泛應又如此山舊有公像建炎庚戌歲浮屠人慧圓來結菴則曰顏公云者猶言遠公誌公爾非必指其姓於是塑其像如泗州僧伽之像而其稱謂亦如世之所以尊僧伽者道之所在誠無仙釋之間而野史失其名或者終以為恨慧圓持律嚴甚金

部郎高郵吳升素重之為以全真名其菴歲在戊寅圓
坐脫如宗繼之衆人賞其質直凡殿及鐘樓皆其所為
今年過七十不少衰昔圓之無恙也邑之士有吳師禮
者嘗寓其菴以肄業而登第數年來朱權寓焉亦登第
於是權之姪申及其從姪況傲其叔之為者申以丁未
歲入太學況以己酉秋預鹿鳴因相與稱公之德予謂
數君既名族乃能安苦澹精思文字間山初不即人人
有志而後即此山也志力而事成公何預焉雖然藐姑
射之神人其陶鑄當世固有足大者士之權輿正在一
科第公果成就之何假多力耶予既因權之請為作碑
且為詩以美公有龍之德俾好事者歌之曰

頽公至人以天為宗有淵有湖秦此群龍嗟龍之德與
公實同在人能人在蟲能蟲上下八極從公西東公示
厭世忽然乘風龍今異池精神則通歲時遊戲作此年
豐曰誰命之必歸於公勉之學列匪其力農立志讀書
即此山中蒸然而來尚其或逢

古巖經藏記

古巖知名寺也予少而游焉愛其僧房在石下有坡陀
嵌空之狀已而上經閣函列整整可以手探而意取念
方外之士肯以其餘閒徜徉于此因盡閱其經蓋亦足
樂其後聞欲更為藏予私以為是得已而不已者淳熙
十年冬住持慈悅遣守如來告曰經閣起于紹興中惟

經實營之閤久而益壞慈悅與慈妙守暉等乞錢為葺於東偏方汝霖汝再首助之以迄于成且閤之於尊經有所未至也今既大為之輪衍八面以為十置函其間上為蓮華千葉毗盧居之五十二大士縹緲于孤雲之上當其機緘一動果若山君海王擁而挾之以趨經不既嚴矣乎敢請記予于是知其有為而為之也嘗聞佛之視斯人如慈母之于子丁寧訓敕惟恐其未喻而意之所歸則有卓然而至當者故其書徧于天下而方以為無法之可說自佛既滅其徒相與誦而講之不勝其浩博而即心之義始出理事之相資空有之相宣語默之相揅凡所以明此非真有所謂教外之傳也迨分而

為南北之宗又散而為五家之派號為叅禪者皆患言之障道而思造于忘言之域故顛任諸方語以為直截之要其立意則善然其取舍決擇或至流而為戲論大凡方便悟解則佛之說與其祖與師之說初不害其忘言如或不然則二者均之為有言宜異乎此而泥乎彼猶未免于有言也以言而求忘言去道亦遠矣蓋昔嘗有難佛者一示之以良久而迷雲頓開佛于是乎有鞭影之喻然則施於棒喝實祖其故智也觀其書者亦必有道矣如上人既嘗游四方宜必有所聞而猶以雕鏤塗飾旋斡震眩為足以尊經又以予之文為足以表其尊經之指而請焉何謂予玩華而忘實故晚未聞道方

願悔前所為抱周孔之書而熟味之以究夫性命之極
 萬一有所自得而後考佛之書取其與吾儒合者明著
 焉以授之庶乎其有補恐其不能待也姑述舊聞十一
 月朔日羅頌記於林邑曾其姑皆也歸其書亦必
 小飛來記

歙之南八十有五里官道之右溪流清淺其外有山懸
 亘雜木森立石趾隱見甚可愛也淳熙戊戌歲里人洪
 君元輔始為軒檻面山而臨流予弟端良為榜之曰小
 飛來蓋取其靈隱前也飛來峰在都城秀麗絕天下造
 次那有其比然行役之君子自蜀甘溪來者聞前嶺造
 天心方憚之其来自吳會者則又初脫險阻驟見山水

如此莫不據鞍轉盼揚鞭而指曰天下佳處也當是時
 謂之似飛來誰以為過君既時節會親友又往往揖冠
 蓋而觴之不羨夫士女追隨綠樽烏標選勝于烏援之
 左右也樵木嘯歌鵝鴨浮湛皆自有態度不羨夫冷泉
 之上侶談僧而觀浴鶴也去家跬步無他限隔暝色入
 座繼以明月不羨夫回舟九里松望城闔背夕陽而歸
 也予喜君之營是為適得其處既有以自娛又以佳名
 聳動視聽其計得矣願有巨麗者焉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君之父子誠有志于古深思而力體之毋謂若
 飛來之可以偶然而似也

江祈院記

浮屠氏之道即吾儒所謂一以貫之者後世既判為禪律而僧之所居亦隨以別大抵恢一堂華一葺峻一塔輒能因人以暴著其事四方亦喜于傳誦之者必其寺之屬于禪者也而律則不然雖焚修之甚嚴輪奐之甚備注徃文獻闕焉殆不可攷豈惟常情重禪而輕律其人亦自生退屈不敢與禪為比是使處于禪者日益肆處于律者日益偷豈其義本然哉吾郡江祈院起於楊氏順義二年國朝因之宣和間火于睦寇行滿稍為方丈法堂以居繼又新其廊廡滿亡于紹興丙辰今淨悟師寔佐淨慧主院事慧清修梵行安于簡淨悟能強力濟之蓋自丙辰後三年得檀者洪羽成龔覺澄等而殿

成又四年得淨本而三門成又十有四年得元圭及鮑氏女而鐘與樓成于是悟始代慧慨然思以律自顯既得銘於將作丞汪公因請為院作記未及為而公即世悟之齒益高其欲得記亦愈甚公弟祕書丞許卒兄之志乾道庚寅冬方具藁又不克某堂其孤澄持悟之所述泣以授某曰先君有治命當以記屬公不可以辭即遂取而收之然私以謂悟其少壯時不憚勤勞以能有此棟宇方欲假大君子之文以為光寵蓋始終於兩公之門者不知幾年而竟得陸陸如某者為之事之不可料如此矧尋尺之石亦有時而泐則所恃以不朽者其微哉誠使今之士大夫能如悟之用心內信所挾不以

